

# 天行者

刘醒龙 著

落雪的时候，鸟都不飞，云也不飘。

只有界岭小学的笛声还能与雪花一道轻舞飞扬。那些住在界岭深处的人家

从未听过这样的笛声。



# 天行者

刘醒龙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行者/刘醒龙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02-007558-4

I.天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81475号

责任编辑:杨柳      装帧设计:黄云香  
责任校对:杨益民     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## 天行者

刘醒龙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1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1/32 印张9.375 插页2

2009年5月北京第1版      2011年9月第4次印刷

印数 55001-85000

ISBN 978-7-02-007558-4

定价18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本书荣获  
第八届茅盾文学奖

天行者

刘醒龙 著

零距离描绘中国乡村教育现实

刘醒龙，湖北黄冈人，1956年生。历任英山县创作室主任，黄冈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。现为武汉市文联副主席，《芳草》文学杂志总编辑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，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委员。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代表作有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《分享艰难》《秋风醉了》等。出版有《威风凛凛》《至爱无情》《生命是劳动和仁慈》《圣天门口》等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小说集。部分作品曾多次获奖。

责任编辑：杨 柳  
装帧设计：黄零香

献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  
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！

# 目 录

第一部 凤凰琴 .....	1
第二部 雪 笛 .....	80
第三部 天行者 .....	180



## 第一部 凤凰琴

### 1

九月的太阳，依然不想让人回忆冬日的温情柔和，从出山起，就露出一副急得人浑身冒汗的红通通面孔，傲慢地悬在空中，终于等到要落山时，仍要挣扎一番，将天边闹得一片猩红。这样，被烤得蔫蔫的山村才从迷糊中清醒过来。一只黑溜溜的狗从竹林里撵出一群鸡。没完没了的鸡飞狗跳，让暮归的老牛实在看不下去，抬起头来发出长长的叫声。安静了一整天的大张家寨，迫不及待地想发泄郁结。大大小小的烟囱，冒出来的黑烟翻滚得很快，转眼间就飘上了山腰，并在那里徐徐缓缓地变化成一带青云。

天黑下来时，在村边大樟树下坐了一整天的张英才，再次看完让他爱不释手的小说的最后一页。这本小说叫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，是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写的。因为太喜欢，去年夏天高中毕业时，便下手从学校图书室偷出来，彻底地据为己有。那次行动规模不小，共有六个人参加。本来只有五个人，蓝飞是在图书室里撞上的，好在也是来偷书，彼此志同道合。蓝飞首先将一本宣扬厚黑的书塞进怀里，然后又挑了几本官场权谋的书。其余人专门选择家电维修、机械修理、养殖和种植等方面的书。张英才只挑了这一本，然后就到外面去望风放哨。

听说乡教育站的万站长要来，张英才就捧着这书天天到村边，一边等，一边看，两三天就是一遍。越看越觉得当初班主任用来激励他们的口头禅：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，确实很精辟。界岭是这一带山区中最远最深最高的那一片，站在家门口抬头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觉得累。

张英才这样想时，心里还在惦记高中生活。

张英才在高中待了四年。第四年是万站长亲自安排复读的。因为太爱看小说，张英才偏科偏得离奇。刚开始班主任批评他，这种学习效果太对不起自己的舅舅，也就是万站长了。因为每次考试数学成绩从未超过三十分，班主任后来痛心疾首地斥责他，一定是上数学课时偷吃了界岭的红苕。界岭那一带除了山大，除了盛产别处称为红薯的红苕，还有吃东西不会拿筷子的男苕和女苕，更以迄今为止没有出过一名大学生而闻名。张英才读高三时，学校大门还是朝着界岭方向开着的，后来去复读，据说是由某个有能力的复读生家长出资，将学校大门改为背向界岭，高考录取率真的翻了一番。只可惜受益者名单中没有张英才。在高三阶段，被班主任频繁提起的界岭分明是名词，更多时候却被当成形容词使用，譬如这种样子太界岭呀，是不是也要让你的父母很界岭呀，等等。无论是名词还是形容词，界岭都是激发高三学生为应付高考而发奋的超常动力，同时也是与他们针锋相对极具杀伤力的反义词。

张英才手里攥着一枚硬币，没事时就用它试试自己的运气。舅舅会不会来，舅舅会给自己找个什么工作，舅舅找的工作一个月有多少工资，等等，都在这枚硬币的丢来丢去中，波澜壮阔大喜大悲地演绎过。

近半个月，张英才至少两次看见一个很像舅舅的男人，在去界岭的那条路上远远地走着，每次到前面的岔路口便改变方向，走到邻近的细张家寨去了。第一次看见时，他曾经抄小路追过去，半路上碰上同样没有登上高考红榜的蓝飞。蓝飞正在修整在暴雨中垮

塌的父亲坟头。那块墓碑很重，一个人对付不了。张英才只顾盯着远处看，冷不防碰上一筹莫展的蓝飞，只好上前当帮手。事情完了之后，蓝飞只说谢谢，却没有邀请他去家里喝口水。张英才故意说自己还没有去过他家，蓝飞却用同样的话回敬说，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张英才家。张英才跑了几里路，什么也没看到，便悻悻地回来了。

今天是第三次。太阳下山之前，他又见到那个像是舅舅的人在岔路口上，和他的目光分手了。他恨不得让远处吹过来的风传话给万站长，外甥住在大张家寨，不是细张家寨。张英才不再丢硬币了，闭上眼睛，往心里叹气。天色一暗，虫子就多起来，有几只野蚊子扑到他的脸上，让他情不自禁地抬起巴掌扇过去，将自己打得生疼。疼完了，他爬起来，拿着书往家里走去。

进门时，母亲望着他说：“我正准备叫你挑水呢。”

张英才将书一扔说：“早上挑的，就用完了？”

母亲说：“还不是你讲究多，嫌水塘里脏，不让去洗菜，要在家里用井水洗。”

张英才无话了，只好去挑水。挑了两担水，缸里还有大半是空着的，他就歇着和母亲说话：“我看到舅舅去细张家寨了。”

母亲一怔：“你莫瞎说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以前我没做声。我看见他三次了。”

母亲压低声音说：“看见也当没看见，不要和别人说，也不要和你爸说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你慌什么，舅舅的思想这样好，不会做坏事的。”

母亲苦笑一声：“可惜你舅妈太不贤德。不然，我就上他家去说，免得让你天天在家里盼星星盼月亮。”

张英才说：“她还不是仗着叔叔在外面当大官。”

母亲说：“也怪你舅舅不坚决，他若是娶了细张家寨的蓝小梅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过日子，还是不高

攀别人为好。”

张英才很敏感：“你是叫我别走舅舅的后门？”

母亲忙说：“你怎么尽乱猜，猜到舅舅头上去了！”

张英才咬咬牙说：“我可不怕攀高站不稳。我把丑话说在先，你不让舅舅帮我找个工作，我连根稻草也不帮家里动一根。”说着便操起扁担，挑着水桶往外走。挡猪羊的门槛有点高，他不小心被绊了一下，幸好没摔倒，但他还是骂了一句丑话。

母亲生气了：“天上雷公，地下母舅，你敢骂谁？”

张英才说：“谁让你生了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，读书不行，骂人的水平比天还高，不信你就等着听。”

果然，挑水回来时张英才又骂了一声。

母亲上来轻轻打了他一耳光，自己却先哭了起来，嘴里说：“等你爸回来了，让他收拾你。”

张英才因此没吃晚饭，父亲回来时他已睡了。躺在床上听见父亲在问为什么，母亲没有说出真相，还替他打掩护，说是突然有些头疼，躺着休息一会儿。

“是读书读懒了身子。”父亲说着气就来了，“十七八的男人，屁用也没有，去年高考只差三分，复读一年倒蚀了本，今年反而差四分。”

张英才蒙上被子不听，还用手指塞住耳朵。后来母亲进房来，放了一碗鸡蛋在他床前，小声说：“不管怎样，饭还是要吃的，跟别人过不去还可以，跟自己过不去那就太划不来了。”又说：“你也真是的，读了一年也不见长进，哪怕是只差两分，在你爸面前也好交代一些。”

闷了一会儿，张英才出了一身汗。见母亲走了，他连忙撩开被子，下了床，闩上门，趴到桌子上给一位叫姚燕的女同学写信，他写道：我正在看高二上学期你在班上推荐的那本《小城里的年轻人》，其中那篇《第九个售货亭》写得最好，很多情节就像是发生在我们

学校里,那个叫玉洁的姑娘最像你,你和她的心灵一样美。

一张纸才写到一半,张英才就觉得无话可说了,想了好久,才继续写道:我舅舅在乡教育站当站长,他帮忙找了一份很适合我个性的工作,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,这个单位人才很多。至于是什么单位,现在不告诉你,等上班后再写信给你,管保你见了信封上的地址一定会大吃一惊。

写完后,他读了一遍,不觉一阵脸发烧,提笔准备将后面这段假话划掉,犹豫半天,还是留下了。回转身他去吃鸡蛋,一边吃一边对自己说:“越是漂亮的女孩子越爱听假话。”鸡蛋吃到一半,张英才想起自己口袋里那枚帮自己做决定和预测未来的硬币了,要寄信,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。他勉强吃了两口,便推开饭碗,倒在床上,盯着屋顶上的亮瓦发呆。

张英才醒来才知道,自己睡了一夜,连蚊帐都没放下,身上到处是红疹子。他坐起来看到昨夜吃剩下的半碗鸡蛋,觉得肚子饿极了,想起学校报栏上的卫生小知识说过,隔夜的鸡蛋不能吃,就将已挨着碗边的手缩回来。这时,母亲在外面敲门。他懒得去开门,门闩很松,推几次就能推开。

推几下,房门真的开了。母亲进来低声对他说:“舅舅来了,你态度可要放好点,别像待你老子那样。”

母亲扫了几眼那半碗鸡蛋和张英才,叹口气,端起碗三下两下地吃光了。张英才穿好衣服走到堂屋,本想冲着父亲对面的男人客客气气地叫声舅舅,也不晓得哪根筋长反了,事到临头却冒出一句:“万站长,你好忙呀!”听起来有点故意寒碜的意思。

万站长说:“英才,我是专门为你做的事来的。”

父亲说:“蠢货!还不快谢谢。”

万站长说:“我给你弄了一个代课的名额。这学期全乡只有两个空额,想代课的有几十个,所以拖到昨天才落实。你抓紧收拾一下,吃了早饭我送你去界岭小学报到。”

张英才耳朵一竖：“界岭小学？”

母亲也不相信：“全乡那么多学校，为什么要去那个大山窝里？”

万站长说：“正因为大家都不愿去，所以才缺老师，才需要代课的。”

父亲说：“不是还有一个名额么？”

万站长愣了愣：“乡中心小学有个空缺，站里研究后，给了细张家寨的蓝飞。”

母亲见父亲脸色变了，忙抢着说：“人家蓝小梅守寡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，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。”

父亲掉过脸冲着母亲说：“那你就拿一瓶甲胺磷给我喝了，看谁来同情你？”

万站长不高兴了：“是不是有肉吃了就挑肥拣瘦？不干就说个话，我好安排别人，免得影响全乡的教育事业。”

父亲马上软了：“当宰相的还想当皇帝呢，是人哪个不想好上加好呢，我们只是说说而已。”

母亲抓住机会说：“英才，还不赶快收拾东西去！”

一直没做声的张英才冲着母亲说：“收拾个屁！也只有你哥哥想得出来，让你儿子去界岭当民办教师。”

父亲当即去房里拎出一担粪桶，摆在堂屋里，要张英才随粪车到县城去拉粪。张英才瞅着粪桶不做声。

万站长挪了挪椅子，让粪桶离自己远点：“你没有城镇户口，刚毕业就能找到代课机会，说好听点是你有运气，说势利点是因为有个当教育站长的亲舅舅。你不吃点苦，我怎么有理由在上面继续帮忙说话呢？”

父亲在一边催促：“不愿教书算了，免得老子在家没帮手。”

张英才抬起头来说：“爸，你放文明点好吗？舅舅是客人又是领导干部，你敢不敢将粪桶放在村长的座位前面？”

父亲愣了愣，将粪桶提了回去。

母亲去帮张英才收拾行李，堂屋里只剩下舅甥二人。张英才也挪了一下椅子，和万站长离得更近些，贴着耳朵说：“我晓得，你昨天先去了细张家寨。”停一停，他接着说：“假如我去了那上不巴天、下不接地的地方，你被人撤了职那我怎么办？”

万站长回过神来：“大外甥，你不要瞎猜。我都下了几十年象棋，晓得卒子是要往前拱。你先去了再说。我在那儿待了好几年才转为公办教师，那地方是个培养人才的好去处，我一转正就当上了教育站长。还有一件事，那地方群众对老师的感情不一般，别的不说，只要身上沾着粉笔灰的气味，再凶恶的狗，也不会咬你。”

万站长从怀里掏出一副近视眼镜，要张英才戴上。张英才很奇怪，自己又不是近视眼，戴副眼镜不是自找麻烦么。万站长解释半天，他才明白，舅舅是拿他的所谓高度近视做理由，才让他出来代课的。

万站长说：“什么事想办成都有个理由，没有理由的事，再过硬的关系也难办，理由小不怕，只要能成立就行。”

张英才戴上眼镜后什么也看不清，而且头昏得很，他要取下，万站长不让，说本来准备早几天送来让他戴上适应适应，却耽搁了，所以现在得分秒必争。还说，界岭小学没人戴眼镜，他戴了眼镜去，他们会看重他一些，另外，他戴上眼镜显得老成多了。

张英才站起来走了几步，连叫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父母亲不知道情由，从房里钻出来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叫不行！”父亲还骂他：“你是骆驼托生的，生就个受罪的八字。”

“你除了八字以外什么也不懂。”张英才用手摸摸眼镜，说完便钻进房里，片刻后又夹着那本小说出来，对万站长说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## 2

张英才背着行李出门时，大张家寨的几个年轻人还来劝他别

去,说我们这里和界岭比,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。那地方男人都长得像男茗,女人长得像女茗,所以至今出不了一个大学生,连高中生都没几个。又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元,塞牙缝都不够。万站长在一旁说,三十五元是教育站发的补助,村里还要发三十五元。还说,自己在界岭当民办教师时,一个月总共才四元钱工资哩!

那些人说的话更难听:“别说界岭了,就是我们村里,任何人找村长要钱,比要喝他老婆身上的奶还难。”

张英才不理,他说:“人各有志,人各有命嘛!”

父亲听了这句话很高兴,认为儿子长进多了,这一年复读总算没有白读。临到分手时,母亲哭了,父亲不以为然,在一旁数落说:“又不是去当兵,哭个什么!”

在路上,张英才一直想这个问题,怎么去当兵的就可以哭,大家不都是抢着去吗?

万站长诚心要请张英才吃点好东西,路上只要见到卖吃食的地方就进去问,卖的都是隔夜的油条。到上山前的最后一家小店仍是这样,万站长将自行车存在店主家,买了十根油条塞进张英才提着的网兜里,又将十只皮蛋塞进了他的挎包里。

山路有二十多里远。路不好走,又戴着很别扭的眼镜,张英才很少顾得上和万站长说话。歇脚时,他问学校的基本情况,万站长要他别急,等会儿一看就清清楚楚。他又问当小学老师要注意些什么。万站长说,听到家长哭穷说是交不起学费装作没听见,看见别的老师踢学生一脚时装作没看见就行。张英才见万站长对这类话不感兴趣,就不再问这些,转而问蓝飞的母亲蓝小梅年轻时长得漂不漂亮。万站长笑了笑说,这种事,男人都会遇到。他问张英才手上玩的是不是硬币,张英才摊开掌心后,万站长将那枚磨得锃亮的硬币拿过来,看也不看,就扔进山沟里。张英才不理解,说这是自己压荷包的钱,怎么可以说扔就扔。万站长说,他晓得张英才一



直在玩硬币，到了界岭小学，就不能再玩这种将自己的脑子当成猪脑子的游戏了。

之后他们没有再休息，一口气爬上界岭。

一排旧房子前面，一面国旗在山风里飘得很厉害，旧房子里传出一阵读书声，外面的黑板报上写着一行大字：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！

张英才看着标语，心里觉得怪怪的。

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钻出来，很响亮地叫道：“万站长来得真早呀！”

“还不是想赶来吃午饭！”万站长笑着向张英才介绍，“这是余校长。”又向余校长介绍：“这是张英才。”

余校长招呼他们进办公室后，亲自沏了两杯茶端上来。这时，两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进来了。经介绍，知道一个是副校长，叫邓有米。另一个是教导主任，叫孙四海。张英才装着擦镜片上的水雾，想将他们观察得清楚些，看了半天，除了觉得他们瘦得很普通外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

万站长这时吃完茶，抹抹嘴说：“也好，全校教师都到齐了，我就先说几句！”

张英才听了吃惊不小，来了半天没见到学生下课休息，他以为教室里还有别的老师呢。万站长说的无非是些新学期要有新起色、新突破之类的套话。万站长一本正经地说得很起劲，张英才听得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他装作上厕所，走到外面遛了一圈，才发现几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也没有，他猜不出哪儿是几年级，三间教室是如何装下六个年级呢？黑板上也辨不出，都是语文课，都是作文、生字和造句等内容。他回去时万站长终于说完了，接下来是余校长说。余校长说了几句，嗓子就沙哑了。

“你嗓子痛就歇着，我来向站长汇报。”

邓有米毫不客气地打开捧在手里的小本子，一五一十地念起